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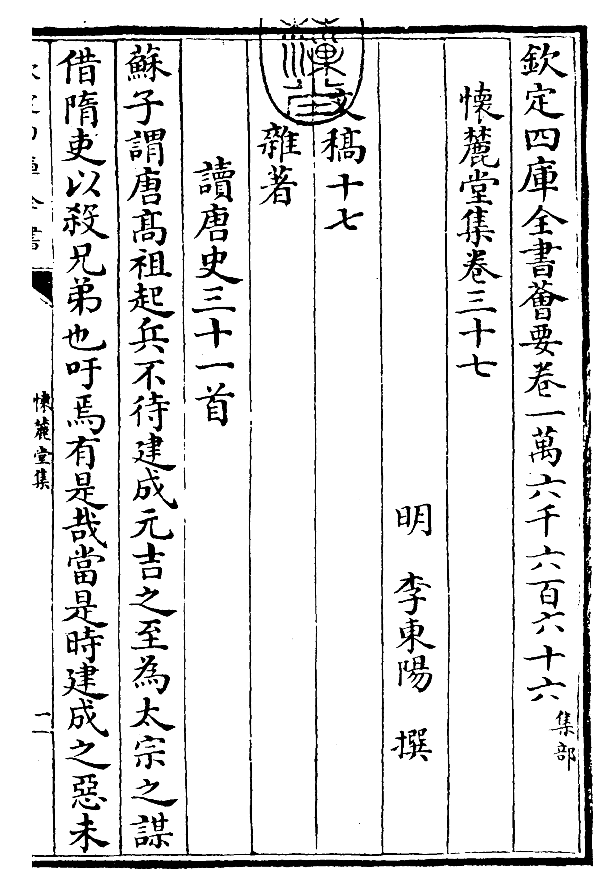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懷麓堂集卷三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雜著

稿十七

讀唐史三十一首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謀

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

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廹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葢興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内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乎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貫其横議也使太宗無臨湖之衅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葢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於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覩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為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葢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葢已死矣及事唐而至于高宗富貴既極則覩其無能為而可以保其身以為子孫之地者惟武氏也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絶矣嗚呼忍哉夫勣為子而忍其父固

徐庶之不若為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茍志於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耻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却而隂内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裎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為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

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為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髮而況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贓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

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玄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蘊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贓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為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於罰也或曰漢文帝之於張武嘗為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為多出于誠猶過乎厚

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欲而姑為是縱脫云乎哉予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故舉以為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傳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為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卒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為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於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

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恭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而武帝改號為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謚而太宗改明為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諱而恭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恭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

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既死之後子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乎謚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謚之餼羊猶存後世之謚議不及於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

夫治於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已而欲立類已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為類已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為類已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為類已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已者之禍故太宗啟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而况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

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極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子末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

人為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妲己而極于吕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吕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為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宫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於吕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葢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偃然自以為當得者矣天

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以至於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為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為中宗玄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絶之于先乎唐玄宗誅韋后何假手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勲盜

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子於是復為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手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於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為傳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玄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玄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疎也其後高宗

玄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于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内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孿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

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悔弑君而自憂傳謚於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内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為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藴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

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素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簒
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
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
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
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
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簒之後故為遂良死者
難而易為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

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為仁傑則為之不能則必為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為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為近曰璟為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謟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

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於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
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
守法而不徇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玄宗知
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
東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
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
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于璟惜
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

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為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蔕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為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為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

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為旱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恒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為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玄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盍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玄宗有何閥閱之

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於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

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之下啟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于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是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為計有間則辭曰臣有間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為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捄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

可亂紀綱于百世

玄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既極無尺寸之策決於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玄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宫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為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册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

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未嘗不以為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彼

肅宗固不待西内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壊唐者三女后也姦臣也宦官也惟玄宗無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玄宗者内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蔕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禄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玄宗

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為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歸之俶及欲以俶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

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葢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于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

深中手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為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為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剗除而旋已受弊中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所恃而為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為善剛者不為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為主

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偪而成于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為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

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内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玄宗啟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代之容緩繼之手故不終玄宗之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刼遷之計為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踵

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於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壊不於人君而誰壊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悦有衆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刼其心也洪經綸為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悦藉以激其士刼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悦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姦本以

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為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

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遺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

武侯用諜之過則可謂戮諜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為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為正

叚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覊靮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

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
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
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葢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
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于
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
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
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
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

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奪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顧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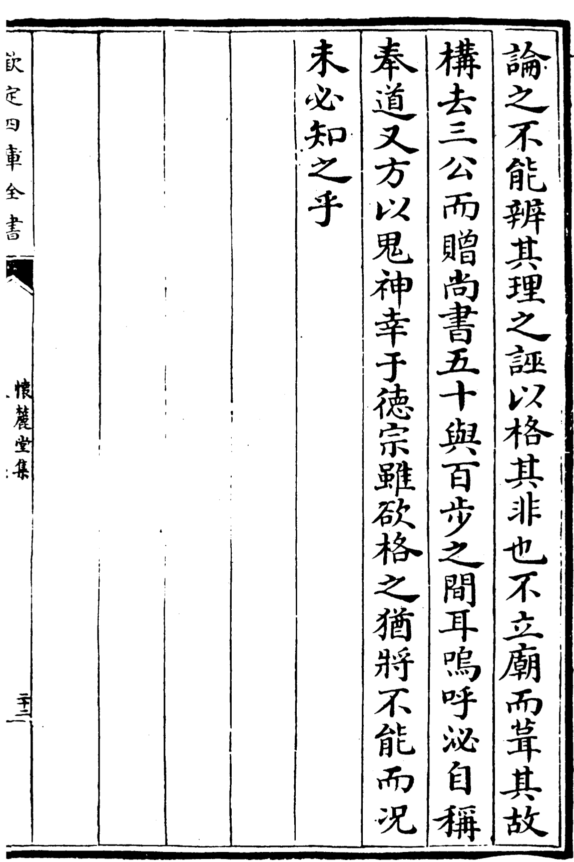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

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為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違命以從宜亦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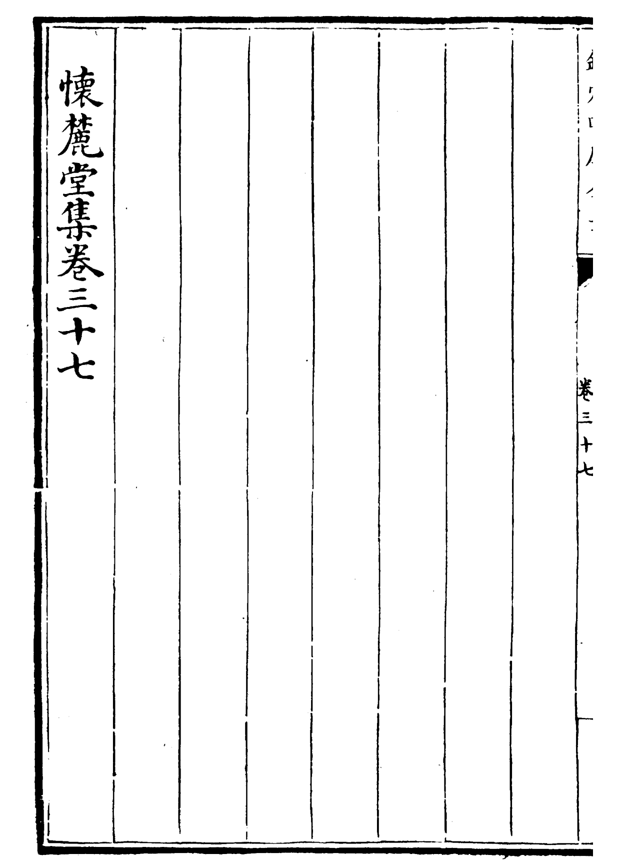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閒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閒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于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啟

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為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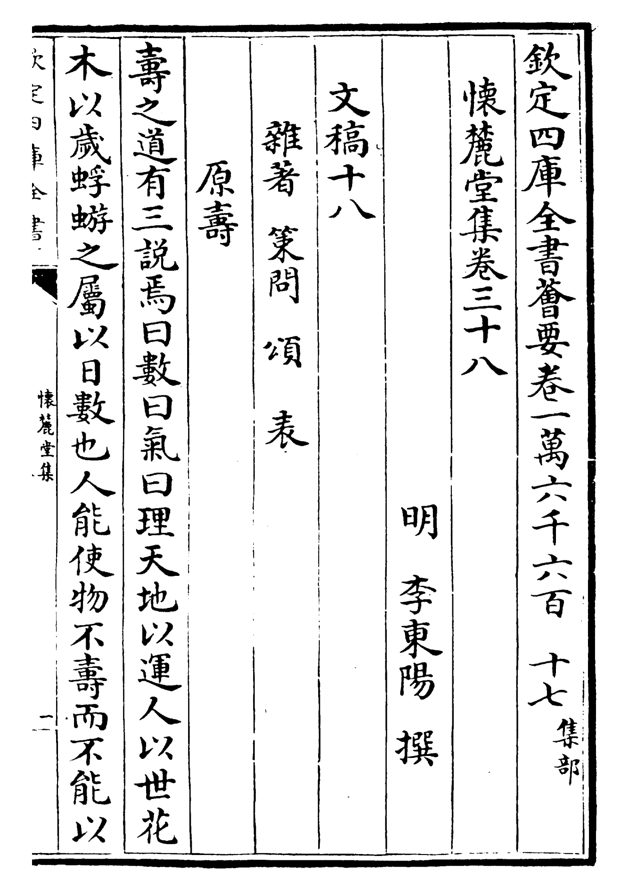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為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于左氏而後世有以謝玄之捷為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



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懷麓堂集卷三十七



懷麓堂集卷三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八

雜著 策問 頌 表

原壽

壽之道有三說焉曰數曰氣曰理天地以運人以世花木以歲蜉蝣之屬以日數也人能使物不壽而不能以

自壽夭地能畀人物以壽及其至也雖天地不能以自
壽然天地之數有恒而人物之壽無恒於人之中又百
有不齊者於是數之說窮而言氣者勝上古之時其世
鴻濛其質敦龎其欲寡而不滛故其民壽中古以下質
澆而欲滋及於後世嗟乎極矣雖有壽者猶將戕之矧
其未必有邪然方其鴻濛敦龎也固不免乎孩殤夭折
之徒而黄髮傴僂鯢而鮐者亦間見乎今之世何哉於
是氣之說窮而言理者勝傳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

其壽夫茍植德則睟面盎背身安而氣和其所醞釀培植自有不可已者殖私稔惡者反是此天下之通理也然顏之殀跖之壽恒不免夫君子之論於是理之説又窮而天下貿貿焉不知其所歸矣夫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三者固相有而不相無者是何其乖盭錯逆之甚哉意者其各自為用而不能相通邪其或轇轕紛亂乎其間而莫之辨也然則君子將何居曰理勝洪範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德者壽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也吾觀夫自古以降其有能植徳者不壽其身則壽其名及其子若孫雖其修短盈朒或不能齊而其所享皆所謂睟盎而安和者雖皆謂之壽可也殖私而稔惡者反是雖不謂之壽亦可也及其惑也則求之於醫藥而不得則求之於服食而不得則求之於禳禬巫祝之間則其説愈繁而愈不可通矣然則如之何曰修身以俟之先其事而後其獲若曰有氣焉有數焉君子不謂也今人以壽祝人人雖知其未必得必喜而受

之以德勉人壽雖知其可得壽鮮有悅而受者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故祝之壽者必願之德願之德乃所以為愛之至也作原壽

記女醫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脉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載而歸人有召者携所購以往脉其指灸其面探藥

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于喪敗捐穀帛金珠子之不少吝其恒喪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譽之于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婣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婣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之幸而不至於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彊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貴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

咎之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女巫者主呼召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者焚香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梁噭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其先姓名曰某為神某為女神某為祟某為禍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某之先

誠有是誠有是咸稽首伏地不能起願殺雞羊澆酒化楮以為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為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于家以祀以禱乃棄毁其所事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焉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舞號噭以為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筮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邪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

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醫戒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薾形日就憊醫謂為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怪問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無乃有憂

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葢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為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差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又歎曰世之徇名遺實以軀命託之庸人之手者亦豈少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食戒

予病脾時沈都憲時暘嘗對食退語人曰是非不能食乃多食之過耳後鴻臚凌主簿遠為予言少時病不能食有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焉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箸畫之為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輙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如是者三晝一分使食肉一臠如是者四而器晝復問曰汝尚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必準此為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叟曰

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使之運而化乎予聞之重有感焉越十餘年病再作皆用此法而差因錄以自警

思石鐘山辭

予嘗讀蘇文忠公石鐘山記壯其為辭以為善辯者無所施其巧博物者無所用其智誠玆山之偉觀也竊獨擬之辭勝者近夸勢勍者難敵而材力萎薄莫之敢攖加以逸步多艱寡聞成癖未嘗不攘臂三叫臨文長吁

思欲駕長艫逆巨浪揖山靈於巖際酹坡仙乎水中而卒莫可得也王君湖口之產宦遊京師出所為圖發我幽思作思石鍾辭

儵鏗鍧以騰越兮潛發乎子之耳傍既跌宕以旁擊兮駭子聽之無方蹇子處此一室兮獨何為乎此聲曰惟有石鍾之山兮恍若見而莫子征披山經以窮搜兮極地志之所載繄茲山之為靈兮屹立乎吴楚之會彼夫人之好奇兮爰告子以嘉名歷漢唐之閟辯兮匪坡仙

其孰明儼圖畫其若茲兮目髣髴其遇之予固不知其
靈異之至此兮蓋始信而中疑夫山之偶得名兮紛不
出乎一口或以形而與聲兮蓋旁觀而博取茍聖人之
所遺兮安知不出乎牧叟與樵童彼固知歌鍾無射之
為何物兮又焉用夫鞺鞳與噌吰矧坡仙之所陋兮鏗
考擊其猶在豈不可斗為名兮彼渤也其何罪惟詞人
之豪宕兮筆鋒莫之敢當縱馳波於萬壑兮寧肯度尺
而寸量予既不知其果不然兮敢爭衡於千古鼓蘭棹

予南遊兮念長路之伊阻嗟昔人之凋喪兮徒下上其求之山既不能以自鳴兮猿鶴聚而咻之相九州之竒跡兮予獨滯此一邦也幽怪慌惚紛不可名兮曾何獨此石鐘也豈刻雕而為之兮造物者之冥冥也縱不得與於嘉名兮亦何害其為形也石鐘之山嶕嶢而嵯峨嗟爾石鐘兮其如予何

大雅堂辭

大雅堂者番陽胡氏世居之堂也胡之先有振鄉者當

元季之亂以鄉兵應韓邦彥累功授饒州路僉判為賊所得紿之降醉其衆手殺數人事弗濟罵賊而死其妻趙氏携其孤叔儀間關還其鄉守節終身時有名斯堂以暴其事者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以遺卷請予為楚辭以傷之

嗟大雅之久不作兮歲月忽其不反世汩汩以競趨兮見頽波之既奔元社屋而人非兮歸斯堂之獨存當彭蠡之弗瀦兮魚蝦亦紛其跳躑民伥伥其無所歸兮詎

一倅之能卹慨胡公之烈烈兮奮長戈而獨前顧吾力之幾何兮支大厦於既顛轉百戰而不少摧兮胡一蹶而弗興吾豈甘霹雲之就縳兮寧為區寄而無成血余口而罵弗絶聲兮亦何慙乎杲卿諒萬事之不可為兮終一死以自明哀彼婦之嫫嫫兮亦哀哀其兒泣身秉節以不渝兮誓黄泉之同入寧不知身之可惜兮惟全義之為急亦豈無夫忠婦節兮誰使夫一門之交集信二美之不可無兮俗每難乎獨立番之水兮匡之山流

清冷兮聳孱顏鍾彼氣兮靈傑孰妖氛兮可姦殆將使汙瀆若泚而自雪培塿若增而嶒屼彼冠屨兮何人矧箕裘兮後賢撫斯文兮若不可以復和徒一唱而三歎

夢鶴辭

御史張君希載之生其母夢有鶴自天而降予聞而異之從而為之辭

若有夢兮滇之陽歷倒景兮遡瑶光彼鶴兮何來挾孤雲兮下翔入我戶兮升我堂縞雙袂兮玄裳召卜史兮

占之奄何為兮彼祥鬱佳氣兮葱蘢覆高門兮如葢倏
余子兮降神將有徵兮其類美姿兮修能潔冰霜兮靡
中與外睨雞羣兮鷗輩逈隔彼兮塵壒繡裳兮冠豸光
繽紛兮綷縩望天門兮羪羪振我羽兮誰鎩漸鴻兮薦
鶚高翾兮遠擢乘時兮奮若或内顧兮如怍鑑余影兮
清漣抗余音兮寥廓縱曹分兮彙較天壤之間兮孰如
我鶴鶴之生兮惚怳鶴之來兮夢想彼人之鶴兮非幻
彼占之祥兮疇能以我為爽雪為骨兮玉為顔鴐弱水

兮超蓬山覽圜方兮在睇俯點視兮齊煙閱萬有兮獨壽與四靈兮為羣諒玆語兮不愧彼曲江之人兮若千載而猶存

寫騷亭辭為葉崇禮太守作

古之風兮云邈騷之辭兮誰作吾寫吾騷兮吾寧以此為樂高歌兮傷烈徵吟兮愁絶寫吾心兮中結彼世之人兮無寧以我為拙晨暉兮夜膏風燈兮露毫往不棄兮復不為勞寫吾心兮匪吾騷諒玆興兮有託豈吾生

兮不遭騷兮騷兮楚之人欲寫而不可得空送子兮江皐

藻軒解

青華主人建閣南輿高居江渺搆材為亭甃石為沼層瀾碧皺衆卉雲繞擷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萬彙蓑茁羣植並分鉅者為梗櫲秀者為篁筠堅者為檜柏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則嘉惟義斯

擇品不必富類不必僻泥形為迂執象為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地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馞其馨順時生者為孫命與物徙者為和光寧負潔以自濯亦何心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裔荒溪之涯舟檝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波濤為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孅哉善藏其用子既出矣請言手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篚滌以甘泉薦以方簋陋末跡於

芻蕘恥遺瑕於葑菲繪形則與火齊光比德則與鑑為
軌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奢而莫閟其美客曰韙哉
君子之斐主人曰嘻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
采其根楚佩江茝周歌澗蘩桃李薇蕨維蔦與蘋匏瓜
行葦列國所陳緊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爾
羣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勳惟夙夜是
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斂容棘吻君門巍巍朦者
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捃包荒納汙辭不我擯鄙人何

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冷菴對

陳君粹之以冷名菴舊矣比以江西僉憲考績京師持卷視予因託問答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隆寒初冱積凌增丘飛雪斷路冷菴主人方下帷閉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籟灑地冷飈襲巾鐵光面發玉屑譚紛鑪圍不煖纊挾無温客曰嘻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子寒不為郊隱不為衣貧

不為睢窮不為虔拖幽守寂冷何利焉主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飛火傘高張野埴龜圻曾波沸湯石爍金流鳥獸遁藏無邵堯夫卻扇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炎陬南海之窟歊氛晝壅毒霧朝爨汁漓成漿氣吐成沸蒙絺若負揮筆如失無葛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術子遊其間雖冷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煌要路赫赫權門勢焰騰天炎

埃漲輪名腸内煎欲火中燻獄鍜者為能吏手炙者為通人故月不可火勝玉不免石焚子不能遠走出世高飛絶塵胡周旋其間而弗卹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言而於我是詢吾固濯吾行操澡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期將使憸人膽落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于清夷冷之道其莫子知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卹夏蟲之疑也哉於是汲汍泉煮白石餐清冰嚙苦蘗客亦

再拜飽冷之德頽同晚歲為冷菴客

政難贈楊質夫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也官官而稱人人而繼然後能徧舉而不墜外由學校郡縣以至於藩憲内由百執事以至於卿相職寖簡而人愈難得或得焉又不能久舉而莫之繼猶弗舉也然則交承之際亦難矣若魏相之嚴而繼以丙吉之寛時人翕然以為知大體然或病其風俗傷敗而不能問郭子儀之寛也李光弼以嚴代

之旌旗卒伍精彩一變而士有憚色幾不能安乎其位此其斟酌調齊之宜固各有在而下上之異議彼此之殊觀乃爾況未必當乎夫學校者政之一也而其務甚重今名籍給稟稱為士者未嘗不志道慕功而其情則多樂放縱而惡拘檢是自為異也朝廷懼士之不自力則置為儒師又恐其不力於教而統之郡縣又慮其所統之不專也則置憲臣以領之天下之大欲憲臣皆得其人者固難而前創後繼殊上而異令彼以為是此以

為非彼以為便此以為非便者多矣故嘗譬之農農師者固欲其鼓舞勸相戒游懲惰去稂莠而培嘉禾也業不勤田不殖則責歸之然或時不均力不節業未及成而農已告瘁矣人孰不欲穫良田食嘉穀於此得農師焉又撓之使不得盡其力此政之所以難也山西提學僉憲之任去年得吾友楊君應寧丁政之弊力起頽廢遭訕怒而不悔不踰年以憂去未竟也四明楊君質夫實繼之議者曰應寧嚴矣非寬則無以有濟宜少貶繩

墨以徇人之不能或曰學政之弊也甚十弛而一張舉於暫而不持於久未可以為善或又曰弊久則習玩玩則易變則難其勢宜漸未可以一朝致也予嘗以質質夫曰子安從哉質夫曰皆是也天下事必有理事有所在則理各有所宜其豈敢適莫於其間哉度時宜觀士習視今日之緩急而為之耳其固知懲羮吹虀之不可為亦何截趾適屨之足為尚哉然固有不可易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也其知此而已予曰政得其宜則易

失其要則難質夫以文學舉高第歷兵刑主事清愼守約移政於所未試其無難焉耳矣昔韓非作説難韓退之作行難皆有感而為之者予於是亦有感焉質夫又予禮闈所舉士以予為知已不可以無言也作政難以贈之

喻戰送李永敷南歸

永興李生貽教從予遊見其文奔放不可覊馽心甚愛之然懼其激而過也稍為之所俾俯就繩尺葢其心始

而疑中而翕然更張之卒乃奮然嚮進若不我惑者久之其名益彰同舉者未嘗不遜避焉及試禮闈復失利予為之愕然以驚曰有是哉既閲月生以别告予謂之曰子知戰乎鼓進金退左射右刺者法也神出鬼沒東聲西擊變化而無常者用也韓信以意用法故勝趙括能讀書而不知合變故敗薛萬徹好出奇不拘常法故不大勝即大敗若衛青之天幸李廣之數奇者皆不論也生之文豈不既律矣乎然而不捷者數也是未可以

自沮而亦未可以自足也勉哉生乎吾待子於屈賈之壘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是豈獨於文為然生乎勉哉予猶懼生之文或過於博也故贈之片言以示約云

擬楊文懿公謚議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公諱守陳之卒也朝廷賜謚曰文懿按内閣所擬御筆所定益謚法所謂敏而好學柔克有先者也文之義十有二懿之義三獨取此二者以其近也公髫丱頴出讀書目五行下考正諸經辨

疑發晦抄錄論議出人意表出而應試舉浙江解元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宫坊為編修侍講為洗馬為侍講學士少詹事其舉業精確錄于有司傳之四方又見諸考校為鑑衡模範昭不可掩及播而為紀述制作之文奇聳健拔脫凡化腐叙事寫物迭出層見偉然成一家之言尤晚生稱筆所覬望而不可及者傳之後世不卜可知也夫是之謂文若開門授徒汲引牖導因才而教温顔而善誘之不煩懲創刻艾之力而士多成材世獲

其用居家雍睦與諸弟為師友無宿怨無間言處官際物紆坦夷之懷履平直之行而禍機不加于身嫉言不聞於耳榮名顯爵以壽自終夫是之謂懿文言學懿言行文見乎外懿蕪乎内體用之謂也昔孔文子失於飭身而不聞謚懿孟懿子不能守禮而不得謚文合是二美稱于一代其於千百世亦有徵焉顧非今之所甚難哉國朝文臣出自翰林類謚為文以文媲懿者惟英廟時有若内閣學士呂公原及公呂公亦浙人亦舉解元

進士又翰林臺閣之地銓衡之任差若有殊而階秩之多寡年壽之修短以彼較此亦有可論顧其學行之賢考諸謚法皆可以無愧矣東陽辱公愛最久不敢用私比為公累竊惟淵頴吳公萊為書院山長不登仕籍而學士宋公濂輩為議以謚之公謚出朝廷所賜雖薄劣顓固不敢與有司之事而官在太史職專文學據禮析義侈恩命揚令譽以俟來世亦其所得為者也遂為之議謹議

應天府鄉試策問二首

問天下之事處之必有攸當嘗觀古人之行而有疑焉錢穀問内史決獄問廷尉善論相者也而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者則以為不可分載其清静府中無事善為相者也而自校簿書流汗終日者則知之而不能變白去副封者有矣而以瓦壺焚疏者乃蔽之而不聞不用密啟者有矣而以啟事選官者固先擬而後奏或曰顧從違干也或曰顧為臯夔也或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或

明揚士類獨少此也是何其事之異邪有入定大政雖大臣莫知者也而兄弟燕語不及政事者有之有告君獨斷雖舉朝莫奪者矣而力主新法不䘏人言者有之有十說玄宗而後拜相有三奏高宗而後議和有不欲補外入守少府者有被罷顧留自至中書者布被之誚則曰黷忠政府之短則曰凖直登聞之命則曰頣入恐其不靜也諫官之舉則曰介入恐其責難也是何其事之同邪夫人皆賢也而所施異其事事相似也而所出

異其人不可以不辨也是將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者非邪抑猶有同而異異而同者存乎其間邪即已行之事以求當然之義則其言也非出位之言也試為我言之

問古之論為國者曰食與兵此二者相須而不可闕者也夫兵民之判久矣今不暇遠引姑以時之切務言之南畿多良田而賦亦仍舊宜其足供也而往往有闕賦之夫北畿多閒田而賦又甚薄宜其足耕也而在在有

無田之室賑貸美意也而貧民或不蒙其惠勸借權法也而富室或并受其畱儲蓄長計也而有司或虛有其籍此又天下之通弊也茲欲使民之家必給人必足雖有水旱不足以為害何道而宜嶺海之間南蠻之率服久矣然必有區畫之方關塞之外北戎之挫衂屢矣然必有備禦之策肄練有法而作止或有未齊勾稽有籍而什伍或有未實禀給有制而衣食或有未充此亦天下之恒事也茲欲使兵之戰必勝守必固雖有外警不

足以為患何施而效夫水旱者堯湯之所不能免也四
夷者三代之所不能無也然則先事而為之慮及時而
為之圖以求所謂久安長治者茍有經濟之志宜於此
焉熟矣其悉陳之毋隱

順天府鄉試策問三首

問國家開科策士必首舉聖製為問而經史時務次焉
尊時制也在我太祖高皇帝時則有大誥三編太祖文
皇帝時則有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性理大全書宣宗章

皇帝時則有五倫書英宗睿皇帝時則有大明一統志
及我皇上嗣位以來則有續資治通鑑綱目或躬御翰
墨次第成編或分官纂修手賜裁定顧其首簡必親製
序文或繼志補作以著述作大意天下臣民家傳人誦
佩服而體行者葢已久矣王言之博大篇帙之浩瀚固
不可以一二指亦不可以頃刻陳也請問諸書述作之
大意何居見諸序文者何說仰窺伏讀之餘有得於心
而願體諸身者何事夫不知其意而徒習其辭者雖多

無益不體諸身而徒得其意者雖精亦且無用皆非所望於諸士子者盍敬陳之

問古者帝王建國立都必在天下形勝之地三皇五帝三王之都史冊所及載者果皆形勝之所在歟漢唐宋之間或以都名或以京名其制不一其為形勝抑有可論乎否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應天肇開帝業太宗文皇帝駐蹕順天為億萬載太平之地今兩京對峙諸曹並置稽諸往牒亦有之乎應天形勝古有是論至於國

朝始足以當之若順天之形勝蓋天造地設非偶然而得也而古之論者未始一及焉何也且體國經野必有規制太宗之創業度越前代無容議矣今地勝于古則其規制宜亦有古之所不及若漕運之法屯田之地衛兵之制邊圉之寄出於太宗之所貽謀者其亦可講其一二邪諸士子生於斯長于斯遊學于斯請言形勝之大與宸謀睿算之深且遠者以昭示天下後世其毋有所讓

問禮著無隱孔子稱勿欺此事君之法雖微事細行不可畧也古之人有入仕陳狀不妄增年者有不令子弟冒籍他州者有訓子孫不得洗補官文書者有飲酒坊市不飾他辭者有齋所食肉對上不隱者有不與遊燕辭以貧故者或條對得失稱客所為或薦詳議官而不隱其事或保郭稹而不顧易名或得智高不辨真偽而不以奏功若是者果孰難乎抑亦有優劣於其間乎若以野鳥為奇應以玉杯為秘物增部民戶口以升秩奏

左藏銀帛以受賞常懷數奏僅出一二者有之私書僚佐勿令上知者有之若是者果孰甚乎抑其情猶有可原者否也夫論人者必以其世鑒往者可以知來善可以法而惡可以戒也諸士子較藝而來階是以入仕有日矣請言其志

會試策問三首

問帝王之馭天下必有詔令以宣德意振紀綱施政立事其用至大唐虞三代之典謨訓誥不可尚已後之詔

令近古者莫兩漢若創業如高祖守成如文帝中興如光武約法關中民惟恐其不王布詔山東老羸至扶杖而往聽領長安市者決聖主於一見焉其感人動物亦不可誣也及王通取七制以續聖經而説者以為僭意者於三君之外有所未愜乎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驅天下之豪傑掃蕩六合挈斯民於袵席之上盛德大業振古所無如正綱常明禮樂重教養訓官職慎固疆圉控制邊鄙詔勑所布皆親御翰墨或口授意旨

辭嚴義正直追古帝王而上之餘不足論也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往往極其揄揚贊述雖未盡其大而亦有得其槩者今令播天下副在有司或板刻南雍垂訓後世皆士之所宜伏讀而卒業焉者請著一二于篇若由之而不知則凡民之事非所望於諸生也

問廟祀國之大事而祧與祫又祀之重者或謂唐虞夏皆立五廟至周始立七廟或謂自古皆七廟其為說孰是乎周廟七矣又有所謂文武世室者數不足定乎或

謂祫以七月或以十月或謂有時祫又有三年之祫將安從乎漢之廟制不暇論已唐之獻祖既不合食建中諸臣有請遷别廟者有請正東向之位者二十年然後决而韓愈有不可之議宋之祫行於嘉祐矣當時諸臣有請太祖東向者有請依故事虚東向者宋之僖祖遷於治平還於庶寧論亦不一而程頥有折衷之説其後撼於紹興遷於紹熙亦復異説而朱熹有復古之議其是非得失可悉言乎我朝列聖繼世百有餘年議祧議

祫固其時也今天子嘗下廷臣集議正德祖之位奉祧懿祖制為夾室肇行祫祭之禮誠一代之盛典也其於前代何所合乎諸士子嘗聞俎豆之事行且有駿奔之職矣請敬陳之

問國之資於人者二曰貢獻曰工役其所以予人者亦二曰官爵曰賜賚皆有常制古所慎也中世以後君臣之論議政事古風尚存乃有卻千里馬焚雉頭裘闢市舶者有不受之命進良馬者有對仗之劾露臺惜金洛

陽罷役汝南傷民則銘屏以懼之上陽導侈則刻罪以免之對禽獸者欲拜之官而或以為不當拜獻瓜果者欲授之秩而或以為不當授寧抑得默啜之功而僅授郎將寧失平江南之約而尚惜使相敝袴以待有功佩刀以旌佐命神策之賞難繼則議分邊軍之給園丘之賚太廣則請聽兩府之辭其慎如此然亦有難易優劣於其間乎夫有君有臣則有是政而觀於此亦有不盡然者何也聖天子即祚之初止藩閫不得私獻禁郡縣

不得擅役清名器於既溷之餘褫服色於已頒之後真足以無總百王垂訓萬世矣吾曹百執事之臣果盡能將順斯美而無所負歟兹欲各守其職不違道以市功各戒其事不徼寵以為利庶幾裨聖德而成聖治其職所當守事所當戒亦必有可論者試畫一言之以助官師之規可乎

豐年頌 閣試 有序

古者聖人重農為治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叙

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亦曰足食故詩稱豐年春秋謹歲事其所繫甚重也今天子旣受億萬民命于天于祖宗躬耕耤田以示先天下每月朔日輙進畿内者老於朝俾順天尹諭以務本作業蠲除之詔振卹之令見於比歲者葢至再至三于今矣乃成化甲午歲大熟畿内及山東之地實先焉于是朝士大夫相賀道商旅相慶野之民老稚癃疾聚而嬉遊起而歌呼惟天之靈惟吾皇之德信如著卜捷如影響無有違逆於戲盛矣

臣待罪史官擬為頌歌以紀盛事臣誠材識卑譾不足以鋪叙德美闡敭瑞祥至于推本陛下敬天勤民之意昭于上下用供能祈天永命之實則不敢闕也頌曰惟帝十祀雨暘時備農夫告言曰有豐歲其歲繄豐孰肇厥同維甸之封于山之東維民播止于彼原隰種稑既茂黍稌孔碩不荒于稂不害于螣相之勃勃其來繹繹維民穫止百力具作載車載橐載畚載檕以畢我賦以饗以酌朝饔夕飧永以終樂民食于囍甑石則多既飽

而遺囷有藏餘民之祁寒卒歲是諶有緼有繒申襲其
襦道塗其幢民亦云徙今入其室父兄婦子以及閭里
賓友燕喜惟皇卹民不遑寤寐有振有賚有蠲有貸民
之生矣惟皇之賴今天降釐嘉福來萃曰此豐歲皇有
大惠有開明堂敷德納祥廼儉于嬴廼儆于康皇曰予
庶力爾耒事亟休四方以報上帝曰予羣牧勿謂民富
無亟其逋俾我民厚民拜稽首皇德斯懋維德之懋皇
有萬壽庶幾終祐以淑我後小臣作歌敢告左右

瑞麥頌

瑞麥頌豐年也和氣旁達嘉麥效祥頌聲作焉以麥上德昭農事也

維田有麥載被其隴既堅既實岐岐總總我埸我隴其積如踊皇德斯播于植于動維此瑞麥曰帝之寵

又

維麥在田載耕載穮胝我手足劬我耜銚以夕以朝中心孔慆載抃而謳于歲之秋曰茲豐年維我民勞

又

天監帝德亦念民阻噓以和風渥以甘雨貽我嘉麥及我穀黍維年之祥祈不我拒以徧率土于天之下于天之下永荷皇嘏

擬進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父作子述垂萬年簡冊之光故聖謨暨神器俱傳而功業與文章並顯憶憲皇之震出屬國運之豐亨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子河

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文陳干羽于兩階武汎煙氛于八表復鴻名于景泰漢高之大度弗如上嶶號于聖慈虞舜之尊親斯在重儲嗣則著文華之訓明史學則續綱目之編衿佩三千聽橋門之謦蹕豆籩十二增闕里之褒崇聲華赫赫以無前靈爽洋洋而在上望遺弓而引睇繙往牒以傷心欽惟皇帝陛下道盡君師孝無繼述祖有功宗有德議隆九廟之儀文左記事右記言思繼五朝之實録承玉几垂衣之命念青宫授簡之恩啓

百司庶府之攸藏合九服諸藩之所輯曹分館析綱舉

目張大而典章政教之施細而名物度數之備功由衆

集敢自謂劉知幾之一家式自古稽奚獨遵沈既濟之

五例德輝下照炳若丹青善惡具陳判如白黒庶幾天

地之運散見於日星之餘涓滴之勤仰裨于海嶽之大

伏願藏諸便殿副在祕書上以釐乙夜之覯下以備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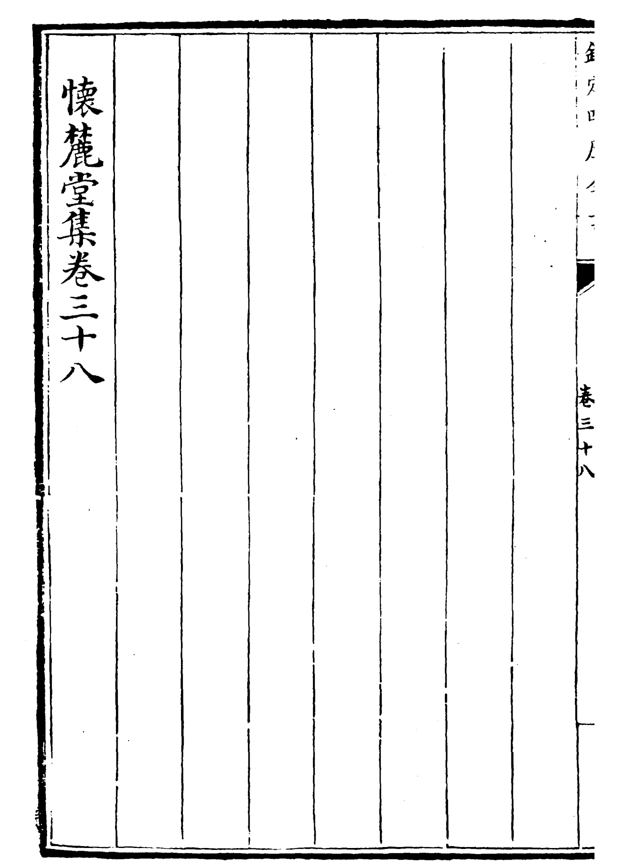
令之籍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著龜詒厥孫謀遠矣河

山之帶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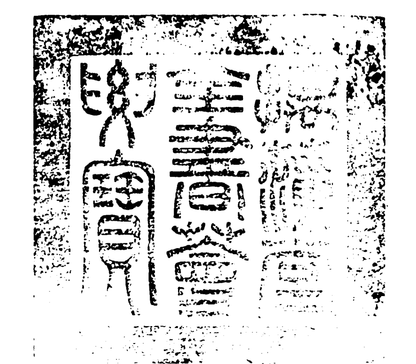
擬册立皇太子賀太皇太后表

伏以居宫闈而毋天下養已極于兩朝閲子姓以及曾孫年未踰於六紀天休滋至國本彌尊率土交歡含生均戴恭惟聖慈仁壽太皇太后陛下聖同坤厚慈若春温仁包海宇以為家壽與岡陵而並算慶延夏啓遥從有子之塗山德比周姜親見斯男之太姒乃值佩萸之月重占繞電之祥采輿議之攸同謂皇儲之當豫前星炳耀藉寶婺之餘輝少海淵澄出銀潢之正派鸞旂鶴

駕絢爛交陳桂殿椒房欝葱旁接覩仙顔之載悦識内
教之夙成下以貽哲命於初生上以應嘉名於長樂博
觀載籍所記在古誠稀粤有宗社以來於今尤盛臣等
恩沾俯育身際奇逢報稱心勞揄揚力薄聽韶音而獸
舞望嵩嶽以山呼紫禁深嚴懽寸誠之莫達金甌鞏固
祝萬歲以無疆



懷麓堂集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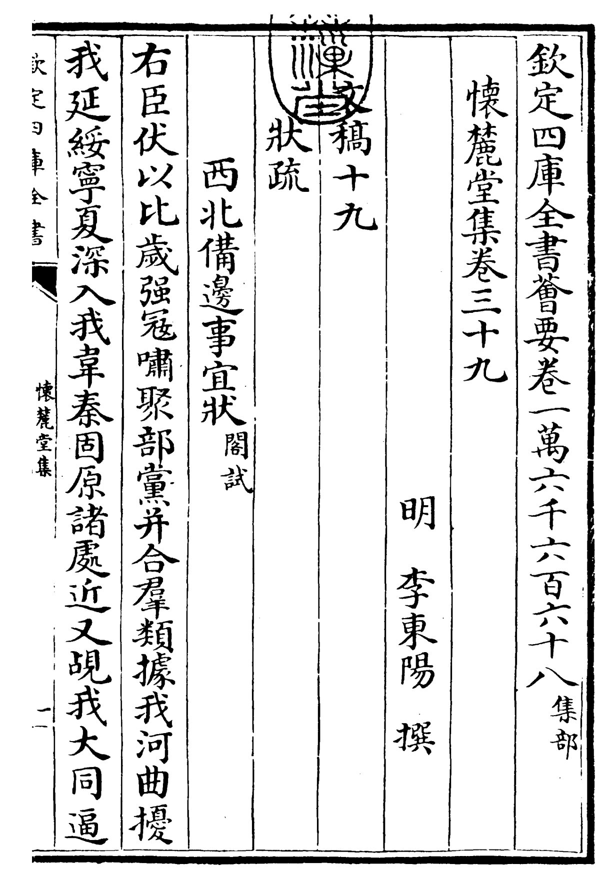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八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稿十九

狀疏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右臣伏以比歲強寇嘯聚部黨并合羣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近又覘我大同逼

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雉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彼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令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為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為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

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諜兵革之難者無怪
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
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
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盖盛衰情形不常多至數十
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混一統自我太祖太
宗親御六師敵始北遁蹦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敵衆
離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漢唐
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師馭極衰之賊

雖草薙禽獮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懐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醜有所不屑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於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

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戰則必克如是以守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飢廐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輙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寇至而不知其期寇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

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劒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爰能逭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

不輕然責其得失且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繇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之表遠而億萬年

之後可以高枕而無虞矣況區區者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摭其大端為陛下獻至於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具一二于後興利除慝則有司存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臣誠愚闇不識大計臣不勝犬馬惓惓惟陛下俯賜覽觀幸甚

應詔陳言奏

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勑諭天道弗順亢

旱踰時民庶驚惶朕甚憂懼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爾文武羣臣條奏來聞欽此臣等俱于午門外跪聽
宣讀
聞命驚惕罔知攸措臣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
雨風霾時作井泉多涸自都邑畿甸東接齊魯南抵
淮濟西連襄隴赤日拆地黄塵蔽空冬麥不收秋穀
未種或餓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他鄉爭程競
渡以苟旦夕之命蘇松嘉湖諸府縣雨經年大水横
溢財賦所出莽為荒區瘟疫流行賊盜交作河南寧

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至誠有如
聖慮所及者臣退自修省以為災異之來皆臣等諸
司不職所致仰蒙陛下不即譴責曲加戒諭蠲滌舊
過勉圖後功而又引歸聖躬博采羣議以共答天意
此帝王遇災而懼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
禁署清銜華衣美食皆朝廷之恩渥生民之膏血三
十年來畧無寸補撫心知愧内不自安而職在講筵
不闗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其

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辭奥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飽食臣之瘝曠實又過之近臣於五月二十二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内輪侍日講亦用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論切於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

見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馬陛下倘不棄其愚腐一賜覽觀則雖輟講之際如對聖賢燕居之時若臨臣庶于以見諸實政施及羣生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民生可安國祚可永也臣不勝犬馬惓惓一一開具以俟採擇

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竊惟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故書曰惟德動天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孟子此言實得之子思傳之孔子者如成湯六事旱沴遽銷宋景一言熒惑立退不可誣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怫應由冬入夏旱虐尤甚陛下露禱于中羣臣齋戒于外計日彌久獲效愈難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

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寒雖居暗室常如天監之在前雖處深宮常如民瘼之在目不以正心誠意為可厭不以天道幽遠為不足徵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為卷帙以備覽觀庶政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為道旁作舍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為紙上栽桑之故事將見和氣充塞驩欣交通天意不回雨澤不降者必無之理也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累月

經時幸於一中偶獲者有賞而不效者無刑徒費貲財復傷治體且往歲不祈而自至近年累禱而不應其有無真偽不辨可知陛下初納羣臣之議嚴行禁革近因禮部之言即令停止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以經咒干賞賚者並加斥絶永不為太平聖治之累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

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根本既正而後天下可從而

理也故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豈真以為不足謫不必間哉葢心有不正則雖謫一人之非而有不勝其謫雖間一事之失而有不勝其間者所以甚言心不可不正也然正心必先於誠意誠意必先于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宫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故心必有所啟而後明必有所繫而後定不然

則衆欲交攻羣言競惑不于聲色必于貨利不于奇巧必於幻妄以崇高貴富之地當宴安暇逸之期有不知其自失者矣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慎重遊宴調節飲食每朝謁兩宮裁決政事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温書以俟秋凉仍舊講讀使義理融徹根本不移辨天理人欲之幾為體驗擴充之地凡用人行政弭災召和舉而措之引而伸之無不得其當

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雨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臣嘗再講孟子此篇今復敢以為陛下獻臣不勝至願

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作靈臺戒民以勿速而民如子來趨父事也古之聖王用民之力而得民之心葢其為臺為沼皆與民同樂之處而經營之際又從容慰拊惟恐有傷故不惟人不之怨而反為之喜不然則雖嚴刑以驅之峻法以持之

祇能用其力而已豈能得其心哉臣切見兵民既判之後民出財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者交相為命不可偏有重輕者也今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而操練日少工作務殷累歲頻年未嘗少息見在之數或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情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頽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陛下愍其勤勞量為停免而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僨完夫有司以停止為請朝廷以

督併為名恐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而盛暑鑠金流汗成血無時倍力困苦益增又不若不督之為愈也臣伏見山陵太廟工役之重無以復加而盛暑祁寒未嘗不免今縱以為緊急工程不可終廢亦宜俟雨澤既降秋氣稍涼然後再圖修治則所緩不過數月之期而所息不啻萬人之力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原降詔書一切停罷則可以慰人心於困廹之餘養士氣於摧傷之後亦弭災召和之大者也

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臣按天地有自然之利而其生也有限故君人者必撙節愛養之然後享其利於無窮然欲節天下之財者必自君身始故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夫天下不以奉一人將誰奉乎不私其有之謂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

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貢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盡今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內臺省之間何以知之而况於九重之上哉若京師市鋪光禄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税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剥嗟怨盈途商賈幾絶陛下洞見

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滞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由此數者茲欲蠲租減税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别無長策惟雜泛差役及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尤萬事本根宋太祖欲造熏籠以條貫不合而止仁宗夜思燒羊忍飢不索恐天下遂以為例有天下者豈少一熏籠燒羊哉葢索一物必有十物之費而其弊猶有不可勝計者也我太宗文皇帝所

服裏衣澣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葢將為萬世法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上譬天心下憫民命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益惟陛下一轉移斡運閒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臣不勝懇悃激切之至

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惟民之困苦如溺之待拯焚之待捄其情常急赴之者雖焦頭爛額沾體塗足有不暇顧若事勢牽掣不能兩盡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比於醫國理亦宜然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夏麥絕無秋田少種種亦未保巡撫等官極力區畫財盡糧竭已無餘策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糴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臣請斷自宸衷特命户部

議行漕運官借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監糴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為糴本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糴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為晚惟糴糴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别為計處使糧官雖遲不失本數則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況運舟後至者多為軍衛貧窘力不能前歲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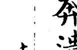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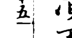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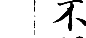
為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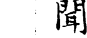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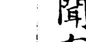
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臣按古者經界之制所以均井田平穀祿今雖制與古異而分地納稅各有定業其間貧富固不能齊若豪强得以兼并奸巧得以侵奪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小則爭大則亂必然之理也臣切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閑田地以投獻為名藩王世家輙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

纒綿歲月寃號之聲震動遠邇往年固有聚衆持刀毆傷内使者民心既失國體又虧上下之間兩無所益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齒既衆地豈有遺故凡以空閒為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而已乎臣請自今以後除官有籍册者上俟處分其稱為空閒輙乞管業更不賜許陳情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無并侵奪之害而有司

亦免覆勘之勞矣

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按仁政之大不過教養二事而已軍之所賴以養者在府縣所賴以教者在將帥養之無法教之無方而欲其臨難遇敵赴湯蹈火不可得也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罷閧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蠻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又變之大者固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羣行坐致奔潰不聞有

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為秦越人心國勢所繫非輕朝廷已問罪伸威吊生䘏死既往之事不必重陳但賊勢方張散滿山谷攻圍州縣占據村落狼貪蠶食無月無之版圖雖存人户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為之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臣請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畧措置儲蓄審計折價

毋得仍前鈌乏非惟足用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

馘之功期蕩滌之效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

分為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未然之

患可監于前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為增給

仍計其耗餘謹視出納以供官用使人情少慰兵氣

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

一孟子曰省刑罰臣按刑者聖人輔治之具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然必定為輕重之等而於其疑者則寧

舍重以就輕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以為民生也今之五刑最輕者為杖為笞雖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為詳慎獄訟既多人若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醫証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為能吏殺人多者為好官習俗相承日以彌甚夫挺之與刃刃之與政其殺皆同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

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假令以一時之暫一二人之少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今故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名為公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凡拷打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或二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

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至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法當此情似不為過亦可以為殘民之戒也

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釋之者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但責善之論

易至犯顔闢邪之言類多逆耳順適者可喜而觸忤者難容故惟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為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為德愈大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汪奎蕭顯徐鏞等多由貶謫次第叙遷如林俊者言事尤難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聖德皆以為堯舜復出也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大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

加收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至于十數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已復數人於前矣亦何惜宥此一二人於後以荅羣臣之請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

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願立於其朝矣臣按賢能皆天下之士賢以德言故
曰尊尊者置之高位畀之重祿改容而禮貌之能以
才言故曰使使者布列庶位分委衆職隨所使令而
皆適於用其小大輕重固有等也臣切惟今之內閣
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
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
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

負使其為極惡大罪人人得而攻之者固不待言乃有或經按問或經考覈或經糾劾或經叅駁肆詆毀之辭為報復之計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凡摭拾原問律有明條不干已事例當立案臣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怨故為誣衊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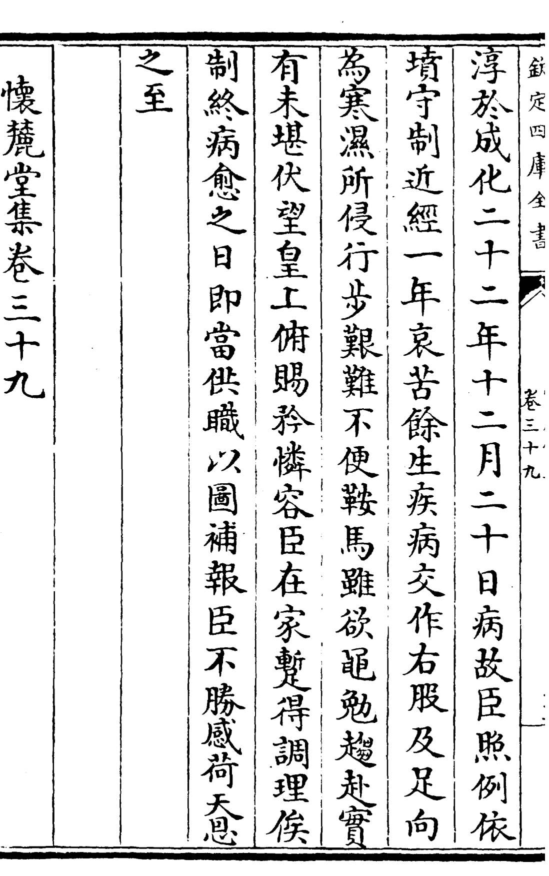
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
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于坐立之
間者以聖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
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
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是朝廷優之
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
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
六員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

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
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
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
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差錯一二字不必來說欽遵
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所奏
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講讀之辭動以千計繁又倍之
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
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

盛意斯文幸甚

辭免起復纂修奏本

奏為纂修事弘治元年閏正月十六日順天府宛平縣送到公文該內閣題纂修謄録官員內有事故回還原籍者着該部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續該吏部題纂修謄録官員在京住坐者移文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緑臣原籍係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金吾左衛右所軍籍在京住坐有父李



淳於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病故臣照例依墳守制近經一年哀苦餘生疾病交作右股及足向為寒濕所侵行步艱難不便鞍馬雖欲黽勉趨赴實有未堪伏望皇上俯賜矜憐容臣在家暫得調理俟制終病愈之日即當供職以圖補報臣不勝感荷天恩之至

懷麓堂集卷三十九